

漢書補注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漢書四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淮南厲王長 補注周壽昌曰顏氏家訓風操篇厲王名長琴有高修短之目盧文弨云今淮南子凡長字皆作修

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八年從東垣過趙 補注先謙曰時

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也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不敢內宮 師古曰不敢更內之

於宮中為築外宮舍之 師古曰舍止也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

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

子 師古曰日謂往日補注先謙曰趙翼云史記作得幸上有身是時厲王尚未生何得言有子作有身為是周壽昌云上云有身

此云有子蓋已生子也下文云厲王母已生厲王言既生厲王非是甫生高帝八年冬過趙幸美人有身九年十二月貫高謀反事

始覺計已逾年豈有身而尚未生乎趙氏考之吏已聞上方怒趙未審也先謙案史記作有身周說蓋得其實

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妒不肯白

辟陽侯不强爭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

師古曰曰不理其母補注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王

母家縣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真定厲王母之家十一年淮南王

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子長為淮南王補注先謙曰史記云王

九江廬江衡山豫章也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已故得幸無患然

常心怨辟陽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自己為最親師古曰時高

在騎蹇數不奉法師古曰蹇謂不順也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師古曰橫

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

音迺往請辟陽侯補注先謙曰請謁也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襲金椎椎之古師

曰襲古袖字也謂呂金命從者刑之如淳曰刻其形體備五刑也

推藏置腹中出而椎之事見史記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史記作劉之當從劉音相近而

謫下文太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劉也王念孫

云說文刑到也漢書同案劉文稱實舉也從刀井木養刑到

刑也是刑與到同義不必改刑為到齊召南云史記孝文紀及淮

南傳並作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補注宋祁

從者魏敬史記作趙事下云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

侯力能得之浙本時字當在事下而誤倒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

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毋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

呂后王諸呂欲已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

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

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曰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

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師古曰數音所角反補

文帝令薄昭為書責厲王至王得書不文帝重自切責之如漢曰

悅皆史記所無而班氏增補之者也師古曰數

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子厲王書諫數之曰音所具反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曰聖人之資奉大

王也甚盛補注先謙曰盛美也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

二

二

二

二

位易侯邑在淮南者

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易曰

大王不肯皇

帝卒易之

師古曰卒終也

使大王得三縣之寶甚厚

補注先謙曰新書淮

國者畢徙之他所陛下

大王曰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

昆弟之歡

師古曰畢盡也

而殺列侯曰自為名

補注先謙曰自為主名也

也皇帝不使吏與其間

師古曰與讀曰豫謂

赦大王甚厚

補注沈

新書淮難篇淮南王來入赴干乘之君臨臨鵠郭魯陛下為稽顙

謝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留不譙讓數畝之罪無加身者舍人橫

治等室之門陛下追而赦之吏留不得捕王人於天

子國橫行不辜而無逆乃多賜美人戴金寶而歸

漢法二千石

缺補注先謙曰輒言漢補補注先謙曰大王逐漢所置補注沈

新書云天子選功臣有識者為之相吏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

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

師古曰屬謂委棄之也音之欲反補

吉曰顏說是一說欲傳位於

于今詳上下文勢必不然

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

厚師古曰毋失不失也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曰稱皇帝之

厚德今迺輕言恣行曰負謫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曰千里爲

宅居曰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師古

曰沐亦頰字也蒙冒也沐洗面也音胡內反赴矢石野戰攻城補

字從午未之未補注先謙曰官本頰作頰錢大昭曰次當作攻師古曰身被創痍痍音夷曰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

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

豐潔粢盛奉祭祀曰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

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曰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

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眞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

不順言節行曰高兄無禮鄭氏曰淮南王呼帝爲大兄也師古曰

異行用此矜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師古曰斷貴布

衣一劍之任補注先謙曰布衣任俠惟以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

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詳

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行之妄行行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觸動也動於情則

不自制而妄行也詳官本作詳詳詳古通

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

位奮諸賁之勇

應劭曰吳專諸倫孟賁也師古曰賁音奔

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

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

補注先謙曰時漢諸王得立高帝廟於其國故

昭云

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已安周齊桓殺其弟已反國

章昭曰子

然兄也言

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已安秦

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私通生二子事覺誅毐

并殺二弟遷其母於咸陽宮也

項王亡代高帝奪之國已便事

應劭曰項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

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為師

濟北舉兵皇帝誅之已安

漢應劭曰濟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諸呂自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

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

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已安國便事而欲已親戚之意望於太

上不可得也

如淳曰太上天子也補注何若瑤曰按曲禮太上貴德左氏傳太上以德撫民又云太上有立德春秋正

義太上者最上之稱經傳言太上皆謂五帝以前上聖之人言欲望於太古上聖亦不可得甚言其不可也先謙曰天子尊無二上

故稱太上何引正義太上者最上之稱得之詳
亡之諸侯游宦事

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昭曰舍匿即季布傳購求布千金敢有舍

匿罪三族是也時長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故有是

言先謙曰之往也言有罪逃往諸侯國游而為客宦而為官或為

奴僕以事人及平人容匿之者論其罪其在王所吏主者坐師古

皆有當坐之法也下乃言匿於王所者其在王所吏主者坐師古

則吏主其事而坐其罪補注先謙曰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

吏者御史主補注先謙曰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

之御史主督察補注先謙曰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

之下中尉同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

從蠻夷來歸誼及亡名數自古者內史縣令主補注錢大昭曰

作占先謙曰官本作占是歸誼謂義來降名數戶籍也萬石君

傳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此言蠻夷歸義及流民

之無名數自占籍為民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師古曰

者內史縣令主之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師古曰

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師古曰

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讀曰豫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師古曰墮毀也布衣貧

七年為御史大夫先謙曰長廢在六年與宗正廷尉雜奏補注先

時敬尚未為御史大夫行事若今署任記作宗正臣廷尉臣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

賀備盜賊中尉臣福屋蓋擬天子儼比也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已其郎中春

為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補注先謙曰漢諸侯

人為治家室賜與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已二千石所

當得如淳曰賜亡時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臣瓚曰奉昨者以

曰官本作所不當得考證云監本脫不字裴駙集解亦止引如薛二說

如薛顏三家所見漢書本皆無不字裴駙集解亦止引如薛二說

未別加案語似史記本無不字後人增之也史記下文又云開章

之淮南見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亦

奉以二千石所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

當得之一證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

大夫但又士伍開章明其為大夫也上言男子但明其本姓

反人耳不妨但為大夫也補注錢大昭曰大夫民爵第五級士伍

開章等七十人爵稱士伍也開章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補注

曰新書五美篇云機奇啟章之謀不生淮難篇云通棧奇之徒啟

章之等啟章即開章避景帝諱改也盧文弨云漢書作柴奇柴與

樓音義兩通韓詩外傳載齊景公遊牛山事有柴車晏子春秋作棧車此其證也棧疑因棧形近而譌欲曰危宗廟

社稷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事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

不予與故中尉蘭忌謀殺已閉口師古曰姓蘭名忌音舒嚴助

此蘭字或有作簡者非也蓋後人所改既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

殺開章所有口語皆無端緒故云閉口韓曰寰宇記廢小肥陵

師古曰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補注沈欽韓曰寰宇記廢小肥陵

縣在安豐縣東六十里唐武德七年廢肥陵縣在鳳陽府壽州

陵山下有小肥陵縣舊址無考一統志肥陵廢縣在鳳陽府壽州

東南淮南有王殺開章舊葬之肥陵是也按隋志淮南郡無肥陵縣

則亦唐初旋置旋廢也舊唐志亦不載李兆洛鳳臺縣志云淮南

厲王都壽春殺開章似不當遠葬諸安豐東又八公山有肥陵之

稱為安豐以東傍肥水者無山阜之迹先謙曰如沈說則以肥陵

為八公山者是也然史記作肥陵邑正義引括地志云肥陵故縣

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與諸書合蓋當

時事覺長令開章遠匿肥陵後知不可掩乃殺之即葬其處耳李

氏獻疑未謾吏曰不知安在處謾音慢又音莫連反次下亦同補

可據也注王先慎曰顏說非也初言不知安在謂告往捕之吏不知問章

所往非謂不知葬處也繼乃誑稱已死陽表其墓實未死也迨吏

窮知其詐事如此文特例敘遂致讀者難明耳又陽聚土樹表其

上曰開章死葬此下

師古曰表者豎木為之若柱形也

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

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詐捕命者已除罪

晉灼曰亡命者

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

師古曰為音于偽反補注宋祁曰舊本棄字下有之字

告劾繫治城旦已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已下

五十八人

補注先謙曰死罪及城旦舂以下不應赦者長皆赦之上城旦下亦當有舂字史記有

賜人爵關

內侯已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

肯見拜使者

補注沈欽韓曰新書云皇太后之餽賜逆拒而

南海

民慮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

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海王反陸

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

軍降處之上途後復反即其事也陛下遣使者齎帛五十匹已

賜吏卒勞苦者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按五十匹史記作五千匹是也此書刊本誤缺筆耳

長不欲受

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

補注周壽昌曰織南海王名見高紀

史記多一民字緣上南海民而誤也若是民何以忌擅播其書不能上書獻璧帛乎無民字是先謙曰史記無帛字

呂聞

文穎曰忌蘭忌也

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

補注先謙曰史記此下有春又請長

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十七字春蓋其郎中

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

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

補注先謙曰史記置作致置致字古通吏

二千石郡守也

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

補注齊召

南曰按卽汝陰侯夏侯嬰也淮南王反事在孝文六年嬰時向爲太僕至八年薨錢大昭曰時灌嬰陳嬰皆前卒故知是夏侯嬰也

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蜀郡縣也邛

郵置名也師古曰郵行書之舍音尤補注先謙曰嚴道今雅州府榮經縣治有邛來山在縣西五十里

遣其子子母

從居

師古曰子母者所生子之姬妾

縣爲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

補注先謙曰史

記鹽下

炊食器席蓐

師古曰炊器釜屬之屬屬食器孟碗之屬

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

師古曰

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

師古曰上言子母則有子者令

從之今此云美人材人則無子者則亦令從之補注

於是盡誅所

先謙曰官本亦上無則字是材人當從史記作才人

師古曰輜衣

與謀者迺遣長載已輜車

補注先謙曰遷以郵傳致之也

爰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為置嚴相傳已故至此且淮南王為

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

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復音扶目反補注王念孫曰令當依史記作

今今復之即復之也師古注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即字

正釋今字各本今作令即涉注中令字而誤史記汲黯傳君薄淮

陽邪吾今召君矣索隱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補注先

記有吾安吾曰驕不聞過故至此補注周壽昌曰宋書文帝弟彭

能勇四字誘謀逆被廢後讀此傳歎曰自古有此迺不食而死補注先謙曰

我乃不知得罪為宜蓋有感於斯語也孟康曰檻車有封也補注

人生一世間安能縣傳者不敢發車封先謙曰史記縣傳淮南王

邑邑如此二句者皆不敢發車封下乃接淮南王謂侍者曰至雍師古曰雍

誰謂乃公勇者云云是不敢發者畏其勇也至雍扶風雍縣雍令

發之已死聞上悲哭謂爰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淮

南王不可奈何補注先謙曰不可奈何猶言無可奈何也願陛下

自寬補注先謙曰盎上曰為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已謝天下

語當參觀本傳

迺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

師古曰逮追捕

之也餽亦饋字耳補注先謙曰侍候問也

皆棄市迺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

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

補注先謙曰史記憐上有上字不可去

王有子四人年皆

七八歲

補注先謙曰新書云淮南王少壯間父辱狀立咫尺治迺

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周侯子良為東城侯

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

弟二人不相容

孟康曰尺帛斗粟猶向不棄況於兄弟而更相逐

食況曰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師古曰續說是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

誘序淮南書云民歌之曰一尺絹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

人不能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

師古曰鮒及共

姓故云骨肉補注先謙曰顏說非也書大禹謨言丹朱用殄厥世

蓋堯時實已逐之他方舜在位乃封之孟子言舜封象有庫或曰

放焉史記鄒陽傳云不合則骨肉放出不收朱象管蔡是矣

是古有此語特書文關略難可推究耳官本注文在骨肉下

稱聖不己私害公

補注先謙曰史記

聖下有何者二字天下豈己為我貪淮南地邪

迺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

補注周壽昌曰城陽王喜景王章之子

而追尊諡淮南王

爲厲王

補注宋祁曰越本無諡字

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

軌自使失國早天迺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

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陽周

侯賜爲廬江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

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

補注錢大昭曰淮南二字闕本不重先謙曰官本不重

其相

曰

補注周壽昌曰張釋之傳云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此景帝三年事則將兵之相疑是釋之

王必欲應吳臣

願爲將王迺屬之

師古曰屬謂已兵委之也屬音之欲反

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

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

晉灼曰功臣表蟲達也師古曰晉說非此蟲達之子耳名

捷達已先薨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作晉說非也先謙曰官本

淮南已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

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已爲貞信

迺勞苦之

師古曰勞音來到反

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呂褒之及薨遂

賜諡爲貞王廬江王曰邊越數使使相交

師古曰邊越者邊界與越相接徙爲衡

山王王江北

補注先諫曰廬江王王江南得豫章廬江徙江北則漢收二郡斷其通越伍被傳略衡山數語可參證

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亦欲呂

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

補注齊召南曰按此

篇較史記有補有刪詳序招客著書及入朝獻賦頌此補史記之

反覆議論班氏以別立伍被傳故此從略耳周壽昌曰淮南要略

昌號曰八公高誘序蘇非作蘇飛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按藝文志雜家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

十三篇又詩賦有淮南王二十九篇羣臣賦四十四篇淮南歌詩

四篇天文有淮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

張晏曰黃白金白銀也

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呂安屬爲諸父

師古曰安於天子服屬爲從父

叔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

師古曰賜賜書也常召司馬

相如等視草迺遣師古曰草謂為文之藁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

祕之使為離騷傳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補注王念孫曰

辭賦之賦也安辯博善為文辭辭賦之賦也安辯博善為文辭

而為之賦也安辯博善為文辭辭賦之賦也安辯博善為文辭

德及長安都國頌藝文志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事與此竝相類

也若謂使解釋離騷傳則安才難敏豈能旦受詔而食時成書乎

漢紀孝武紀云上使安作離騷賦旦受詔日早食已此皆本於漢書御覽

解序云詔使為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此皆本於漢書御覽

皇親部十六引此作離騷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

賦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

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莫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

太尉武安侯師古曰田蚡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

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

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補注王文彬曰文選吳都賦劉注賂貨也先謙曰史記言王時時怨

望厲王死時欲昨逆未有因及聞武安侯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

言大喜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為昨逆事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

輕薄已厲王遷死感激安補注先謙曰以安父廢徙建元六年彗

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

補注先謙曰史記時上有起字此無起字不詞

蓋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

心已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竝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

遺郡國

補注先謙曰郡守令國諸侯

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

有女陵慧有口

師古曰性慧了而口辯

王愛陵多予金錢爲中詡長安

孟康曰詡

音偵西方人

呂反問爲詡王使其女爲偵於中也如諂曰詡音朽

政反師古曰詡有所候伺也如諂是矣偵者義與詡同然音則異

音丑政反補注錢大昭約結上左右

補注周壽昌曰功臣表安平

曰說文詡知處告言之約結上左右

補注周壽昌曰功臣表安平

張次公元符元年坐與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岸頭侯

元朔二年上賜

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荼愛幸

師古曰荼者生子遷爲太子取皇太

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太子妃

服虔曰武帝異姓姊之女也應劭曰

先謙曰外戚傳修成君男女各

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

事迺與太子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

內補注周壽昌曰內房也終不近妃補注先謙曰史記曰史記妃求去王迺上書謝

歸之補注先謙曰高五王傳修成君女后荼太子遷及女陵擅國

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師古曰致至也牽引而致之補注先謙曰

近太子學用劔自已爲人莫及問郎中雷被巧師古曰被音皮義

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師古曰中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

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卽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師古曰謂諸王

使郎中令斥免欲已禁後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效之補注先謙

免之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

壽春嚴正上書言淮南事亦以其事下廷尉補注錢大昭曰案

川王去事治鉅鹿詔獄此重河南二字疑衍文先謙曰據師古注

所見本已重河南二字史記亦重則二字疑衍文也正義以詔下

其事廷尉河南爲句注云逮謂追赴河南也先謙案下文上以其事下廷尉

河南治下復云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黨與卽兩河南上下分屬

之明證河南治三字自逮淮南太子師古曰追王王后計欲毋遣

太子師古曰王與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師古曰與會有詔

即訊太子淮南問之不逮諸河南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

不遣如高曰承順王意劾不敬王請相補注先謙曰相不聽王使

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從迹連王師古曰從王使人候司師古

京師候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

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使人刺

殺淮南中尉迺舉兵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即

訊驗王師古曰即亦就也補注陳景雲曰中尉當是段宏考汲黯

先謙曰索隱案百官表云宏姓殷也先謙王視漢中尉顏色和問

案今表作中尉殷客即段宏說詳汲黯傳

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師古曰自計度更不發中尉還曰聞公卿

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師古曰雍

音開謂技闢不行之補注宋祁曰景德本無求字先謙曰史記格上有廢字索隱引崔浩云詔書莽擊匈奴而王壅遇應募者漢律所謂廢格則當弃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廢字不可少

使中尉宏赦其罪罰已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

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迺與太子謀如前計

補注先謙曰中尉至即賀王王曰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謂刺殺漢使

見削地寡人甚恥之為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師古曰為妄

言言上無男即喜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與下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漢廷治者朝廷

去當是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漢廷治者朝廷皆治理也治音丈吏反曰為妄言非

也師古曰云治及有男皆妄言耳非真實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蘇林曰輿猶盡

謙曰索隱志林云輿地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

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補注先謙曰膠東王寄常山王舜皆景帝子諸侯竝

爭吾可已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補注先謙曰行仁義上無煩加親字此親字當

在高帝孫上後人傳寫誤倒耳上文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是其證史記亦誤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

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師古曰律庶也王不

愛后太子皆不曰為子兄數如高曰后不曰為子不害子建材高

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時諸侯皆得分子弟

為侯師古曰分國邑曰封之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不得為侯

陰結交師古曰與外欲害太子曰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笞

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

曰補注周壽昌曰嚴正史記作莊正班氏以毒藥苦口利病忠言

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

建父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事

書既聞上曰其事下廷尉河南治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上以其是

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補注先謙曰辟陽侯子平嗣於

卿蓋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搆之

於弘弘迺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張晏曰探窮其根原河南治建辭引

太子及黨與初王數召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曰吳楚七國爲

效師古曰言反事不成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

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爲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

銳欲發師古曰王意欲發兵如鋒刃之銳利故云銳也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

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

漢使節法冠師古曰法冠御史冠也本楚王冠秦滅楚已其君冠賜御史欲如伍被計使人爲

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得罪人而西也師古曰爲得罪之狀而去也西謂如京師也補注先謙曰爲史記作爲古爲僞字

通故僞亦作爲左成九年傳爲將改立君者定十二年傳子爲不

知釋文竝云爲本作僞詩采苓人之爲言疏引定本作僞言白帖

九十二引亦作僞言是其證也爲得罪猶言詐得罪不煩增文以

成義蘇以詐作二字釋爲字之義顏云爲得罪之狀並如字讀失

之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卽刺大將軍衛青

師古曰發兵謂王發兵反補注先謙

曰索隱崔浩曰一日猶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如瘡曰目物蒙覆其頭而

為發去之則其人欲之耳晉灼曰如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易也

也師古曰晉說是補注先謙曰易序卦傳蒙者蒙也物之祥也欲

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迺與伍被謀為失火宮中補注先謙曰為

亦讀曰偽史記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師古曰求

盜卒之掌逐捕賊盜者補注沈欽韓曰求盜亭長所部卒也田仁

代人為求盜亭父方言亭父或謂之褚郭璞曰言衣赤也是亭吏

皆絳績絳衣也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卒衣也說文卒下云

隸人給事者衣為卒卒衣有題識者綴下云以絳帛著於背上即

此所謂求盜衣也沈持羽檄從南方來師古曰羽檄徵兵之書也

云絳績絳衣蓋誤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

記作東方按下方言南呼言曰南越兵入注先謙曰史記無言字

越兵入則南方是也

因召發兵迺使人之廬江會稽為求盜未決廷尉曰建辭連太子

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問與太子謀

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曰出為解師古曰不應

也解者解說也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

若今言分疏矣

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

師古曰遣出去

計猶與未決

師古曰與讀曰豫

太子念

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已爲口絕

補注先謙曰謂無證其事者

迺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曰非時發恐

無功臣願會逮

師古曰會謂應逮書而往也

王亦愈欲休

補注王念孫曰愈讀爲偷故史記作王亦

偷欲休言偷安而不欲發兵也上文云王銳欲發此云王偷欲休

二語正相反齊世家桓公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

人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謂偷一小快也燕策

秦傳作愈韓子難一偷取多戰淮南人間篇偷作愈是即許太子

偷與愈通也而愈字師古無音則已不知其爲偷字矣即許太子

太子自刑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

以刀刑傷之並訓爲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

子王后園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已聞

師古曰索搜也音山

客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

皆已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

王

四

三

三

三

三

三

王上曰諸侯各目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安賜

一月衡山反謀發覺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

三人補注王先慎曰按功臣恩澤侯表元朔間列侯無以讓名者

六年正當嗣侯時且據史漢表功臣位次平陽第二蕭何第一何

曾孫勝元朔元年坐不齋耐為隸臣至元狩三年慶始紹封故此

井儀也釋文襄本居首也讓襄二字古多相亂周禮保氏注襄尺

讓今各本仍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

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讀曰有詐偽心已亂天下營

惑百姓師古曰營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補

蘇與曰此春秋義說也公羊莊三十一年昭元年傳並云君親無

將將而誅焉義同而文小異本書叔孫通傳博士諸生亦引人臣

無將語王莽傳春秋之義君親無將而誅焉文同公羊而不言

傳越絕書敘外傳記易之卜將春秋無將蓋漢時義說如此或以

也史記亦無傳字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

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伏法補注先謙曰史論國吏二百石

記書下有節字

呂上及比者

師古曰謂眞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

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

相教皆當免

師古曰若本有重罪自從其法縱無反狀者亦皆免

削爵爲士伍毋得官爲吏

補注先謙曰官本

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

蘇林曰非吏故曰

補注先謙曰官本

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

蘇林曰非吏故曰

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

補注先謙曰據上文行邪僻

辟字亦不

丞相弘廷尉湯等呂聞上使宗正呂符節治王

補注先

作僻也

公卿表宗正劉棄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

爲九江郡

師古曰夷謂誅滅之補注先謙曰集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女無采少男孝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次

女無采

南衡山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

師古曰兄弟衡山王聞淮南王作

爲畔逆具亦心結賓客呂應之恐爲所并

補注先謙曰伍被傳載

淮南王言我舉兵西鄉

補注先謙曰伍被傳載

必有應者無應即還略衡山王益具知淮南本謀矣元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

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强榜服之師古曰榜擊也擊音彭其自服死罪也

內史呂為非是卻其獄師古曰卻退也補注先謙曰衡山內史也王使人上書告內史

內史治言王不直師古曰內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意狀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呂為

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不許為置吏二百石呂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

已下自除國中今呂衡山王曰此悲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

法候星氣者日夜縱與王謀反事如淳曰史讀曰勇縱史猶言勉強也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史

謂獎勵也補注沈欽韓曰縱后乘舒死補注錢大昭曰闔立徐來

為后厭姬俱幸兩人相妒厭姬乃惡徐來於太子師古曰惡謂讒毀之也下皆類

此曰徐來使婢蠱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

與飲呂刃刑傷之后呂此怨太子數惡之於王女弟無采嫁奔歸

師古曰為夫與客姦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所奔而歸也

數曰數讓之

師古曰上數音所角反下數音所具反

無采怒不與太子通后聞之即

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附后后曰計愛之

師古曰非心實慈念但曰事計須撫之

與其毀太子王曰故數繫笞太子

補注先謙曰史記繫作擊是

元朔四年中人

有賊傷后假母者

師古曰繼母也一曰父之旁妻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傅母屬

王疑太子

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

病自言有喜色

補注先謙曰史記曰言下有病字是也謂太子實不病雖自言病而面有喜色幸王死已得立也有

喜色是孝無采見之無太子自言有喜色之理明此奪一病字

王於是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弟孝

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

孝亂曰汚之欲并廢二子而己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

己無已時

師古曰已止也數見讓語無休止

欲與亂己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

為壽因據后股求與臥后怒己告王王迺召欲縛笞之太子知王

常欲廢己而立孝迺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強食

請上書補注先謙曰官本強作始引宋祁曰始或作強先謙案強

子發孝無食猶言努力加餐此為惡言以對王也上書者上書於天

采姦亂事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迺自追捕太子

妄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呂親幸王奇孝材能迺佩之王印號

曰將軍今居外家補注錢大昭曰今南監本闕本作令先謙曰多

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養勸之

師古曰將讀曰獎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日夜從容勸之按上文曰

夜縱史王謀反事縱史史記亦作從容從容縱史音轉而義通也

班氏易此文從容為將養是將養亦當與縱史同義將謂扶進之

養謂長育之總謂導成其反謀耳顏頤將為獎獎養二字文義不

屬其說王迺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補注先謙曰史作輶車鍛

非也矢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輶兵車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作鐵

矢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輶兵車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作鐵

更言鐵矢膠束王傳作兵車鐵矢亦無義錄與鐵皆當為鐵字形相

金鐵剪羽謂之候大雅行葦篇云四鐵既鈞周官司弓矢云殺矢

知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補注先謙曰

反時請得漢節下下邪者補注先謙曰詳吳王濞傳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束補注先謙曰史記約

束上有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已

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間而有之望如是補注先謙曰衡山王

此元朔五年秋當朔六年過淮南淮南王迺昆弟語補注先謙曰衡山王即上書謝病

除前隙約束反具補注先謙曰史記迺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

爽聞即使所善白贏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兵

車鍛矢與王御者姦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捕贏已淮南事繫補注先謙曰

國陰事即上書告太子曰為不道事補注先謙曰史記下沛郡治元

狩元年冬有司求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劾孝首

匿喜師古曰爲頭孝已爲陳喜雅數與王計反師古曰數音所角反補注先謙曰雅

也常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

卽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

治上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卽問王師古曰就問之補注周壽昌曰案公卿表中尉司馬

安大行王具已情實對吏皆圍王宮守之中尉大行還曰聞公卿

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卽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

罪師古曰先告有反謀又告人與己反而自得除反罪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按史記無下告字是衍文師古曲爲之說孝

坐與王御婢姦及后徐來坐蠱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

孝皆棄市諸坐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爲郡補注先謙曰史記爲衡山郡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四年薨補注

先謙曰據表爲衡山王十二年徙濟北一年薨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云衡山王十二年徙濟北十三年薨當孝景五年與漢表

合是徙二年當作徙一子式王胡嗣五十四年薨補注先謙曰官本四作三引宋

年十四年當作十三年補注先謙曰官本四作三引宋

祁曰三或作四案表王寬天漢四年嗣是式王三年薨自孝景六

年嗣位至天漢三年正五十四年作三者誤也式本表作成史表

作武形近致子寬嗣十二年補注先謙曰表云十一年後二年後

誤未知孰是補注先謙曰表云十一年後二年後

之寬坐與父式王后光姬孝兒姦諄人倫師古曰詩亂又祠祭祀

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征和四

臚五年遷孝昭始元四年書大鴻臚田廣明為衛尉此後元二年

事正當廣明為鴻臚時不容別有大鴻臚利其人疑利為明字之

誤又奪去王曰刃自到死國除為北安縣屬泰山郡補注錢大昕

廣字耳補注錢大昕

山郡撫北安縣惟虛縣注云清北王都疑北安為虛之誤或初名北安而後改虛也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此魯頌閟宮之章也膺當

有戎狄南有荆舒土俗強悍好為寇亂常須曰兵信哉是言也淮

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職曰丞輔天

子補注先謙曰史記丞作承按說文丞作丞下云翊也從什從卩

從山山高奉丞之意承下云奉也從手從卩從什音義並同故

經典承承而刺懷邪辟之計師古曰刺與專同音之充反謀為畔

逆仍父子再亡國師古曰仍頻也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王下有

過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師古曰靡謂相隨從補注王念孫曰

漸漬之漸靡與摩同釋流細細漸也漸靡使然補注王念孫曰

於漸字無音於靡字則前訓為補注先謙曰音甚妙反

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師古曰剽音甚妙反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漢書四十四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漢書四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蒯通范陽人也師古曰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蒯通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

七客謂置生即蒯生也聲之輕重先謙本與武帝同諱師古曰本

日范陽在今保定府定興縣南四十里後史家追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補注宋祁曰一本定作燕先

書為通十城引兵擊范陽時未略燕地也一本非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

蒯通也竊聞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

曰何已弔之通曰足下為令十餘年矣補注先謙曰通說范陽令

有秦法重三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眾慈父

孝子所已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人呂物

事音側吏反字本作倖周官考工記又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師

作舊音皆同耳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倖補注王念

曰施設也立也補注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補注孫曰接讀

注先謙曰施行也補注為插說文插刺內也內與入同補注孫曰接讀

刃刺入公腹作接音借字耳周官原人其接盛鄭注接讀為一

報再祭之報釋文初治反是接有插音故與插通也上文李注東

方人以物插地中為事補注此云接刃於公之腹是事與插同義

插與接同字史記接刃作倖刃是其明證也補注呂復其怨而成其功

而接字師古無音則是誤讀為交接之接矣補注官本無此通之所呂

名師古曰復猶報也音扶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通之所呂

弔者也曰何呂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

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師古曰今日曰必將戰勝而後略

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呂為殆矣師古曰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

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師古曰彼謂臣

因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呂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

貴故欲呂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補注宋祁曰一本利下

有之字錢大昭曰南監

本國本有之字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

固守孟康曰嬰已城自繞繙注先謙曰文選曹植賈弼詩李注引說文嬰繞也嬰城固守謂繞城守禦耳陳湯傳時康居兵萬

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環城皆爲金城湯池不可

攻也師古曰金目險堅湯喻沸熱不可近爲君計者莫若已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

馳驚於燕趙之郊師古曰令眾皆見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

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師古曰言乘勢便易此臣所謂傳檄

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曰此說武臣武臣已

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

繙注先謙曰史記云趙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張耳傳同本書燕字駁文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

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

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

將軍乎師古曰間使謂使人伺隙而單行何已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繙注先謙曰集

解引韋昭云載今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掉搖也音徒鈞反將軍將

數萬之眾迺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

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即留之縱酒罷備漢守禦

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呂酈生為欺己而亨之因敗走信

遂定齊地自立為齊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為齊王

呂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

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

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張晏曰言背者云背畔則大貴信曰何謂

也通因請間師古曰不欲顯言故請間隙而私說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建號

壹呼師古曰建號者自立為侯王呼音火故反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師古曰

雜沓言相雜而累積補注沈欽飄至風起師古曰飄讀曰焱謂疾風音必遙反補注先謙

韓曰魚鱗謂若鱗之相比次日飄史記作燔是也說文燔火飛也今楚人猶謂火之飛起者曰

燔音補遙反敘傳勝廣燔起燔起猶燔至也此言士之趨赴如火

之怒飛風之疾起也下言風起上不得復言飄至燥飄音相近故
原為飄師古讀飄為焱者焱敵敵敵碑馳音蓋誤焱為焱焱
說詳司馬相如傳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師古曰志滅秦今劉

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眾距

鞏雒岨山河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阻山河之險說文岨石戴土也阻險也此借字

一日數戰無尺寸

之功折北不救

師古曰折挫也北奔也不救謂無援助也

敗滎陽傷成皋

張晏曰於成皋戰傷胸也

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圍逐北至

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

師古曰席因也若人之在席上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乘勝席卷與此義異然

兵困於京索之間

師古曰索音山客反

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

師古曰至

今已

銳氣挫於嶮塞糧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

師古曰罷讀曰

疲已臣料之

師古曰料量也

非天下賢聖其執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

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

墮肝膽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補注王念孫曰墮者輸也謂輸肝膽以相告也左昭四年傳屬有宗就之事於武城寡人

將墮幣焉服虔注墮輪也言將輪受宋之幣於宗廟是古謂輪為墮也淮陰侯傳作披腹心輪肝膽尤其明證矣又鄒陽傳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義與此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下計同師古亦誤訓為毀

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執莫敢先動夫目足

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目制其後因

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師古曰鄉讀曰嚮齊國在東故曰西嚮止楚漢之戰國士卒不死亡故云請命

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補注先謙曰懷諸史記淮作膠懷諸

侯曰德深拱揖讓師古曰深拱猶高拱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

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遇

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為刎

頸之交補注宋祁曰一本無之字及爭張騰陳釋之事師古曰騰音一點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陳釋

澤釋常山王奉頭鼠竄曰歸漢王師古曰言其迫窘逃亡如鼠之藏竄補注宋祁曰史記韓信傳

古通作奉項嬰頭而借兵東下戰於鄆北成安君死於泚水之南師古曰鄆竄逃歸於漢

音呼各反音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滅

亡者何也福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五而人心難測

也今足下行忠信已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

多大於張願陳釋之事者故臣已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

矣師古曰過猶誤也補注宋祁曰楊本用諸名公本校郭去必漢王之不危足下八字大夫種存亡越伯句

踐師古曰伯讀曰霸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殫走犬亨師古曰殫盡也

單音敵國破謀臣亡故已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已忠臣

言之則不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已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

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已令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

人之兵數十萬眾遂斬龍且西鄉已報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鄉讀曰嚮此所謂功

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者也師古曰言其計略奇異世所希有今足下挾不賞之

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

乎師古曰安焉也此下亦同夫執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為足下危

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師古曰念猶思也數日通復說曰聽者事之

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計者存亡之機也補注沈欽韓曰秦策陳軫曰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

機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應

曰齊人名小豎為儋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儋音都澄反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負擔也計誠知之而決

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補注先謙曰謂計慮所及不能致其決故猛虎之猶與不如

蠶螽之致螯師古曰與讀曰預螯螭也蠶毒也孟賁之狐疑不如童

子之必至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力士賁音奔補注先謙曰史記童

步二句下有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指聲之指鹿也三句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

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師古曰此古語歎時之

越語范蠡曰臣聞之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得時無怠時不再來

呂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

師古曰告令罷去

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

巫天下既定後信呂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

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迺詔齊召蒯通

補注先謙曰詔齊王肥捕之也史記召作捕

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

師古曰若

汝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跽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

當彼時臣

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張晏曰呂鹿喻帝位天下其逐之

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為陛下所為願力不能

師古曰願念也可殫

誅邪

師古曰殫盡也

上迺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賢人請通

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

師古曰劫而取

之不從則殺也

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

之師古曰自恥從亂呂為醜惡也

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

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

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

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曰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

曰事而謝之師古曰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師古曰安徐也補注先我

今令而家追女矣師古曰而亦汝也即束縕請火於亡肉家師古曰縕亂麻音於粉反補注

先謙曰縕與縕通文選西京賦既縕崇之又行火焉是也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

之師古曰治謂燔治死犬燔音似廉反亡肉家遽追呼其婦師古曰遽速也故里母非談說

之士也束縕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

火於曹相國適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

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

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補注洪亮吉曰案列子言嫁于

衛意同爾雅嫁往也方言自家而出謂之嫁未嘗卑節下意曰求仕也願足下使人體

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曰為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

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

師古曰雋音字充反雋肥肉也永初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

通善齊人安其生

補注先謙曰史記漢紀作安期生

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

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

補注先謙曰通及安其生

兩人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曰材能稱為淮

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呂百數被為

冠首

師古曰最居其上

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

師古曰私諫之

密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

補注周壽昌曰漢制諸侯王國止有

中尉掌武職無將軍將軍天子之官也淮南王僭呼伍被故被曰

王安得亡國之言乎

補注先謙曰據史記淮南王傳王以謀反斥雷被事削邑復召被與謀被曰上寬赦大王

王德安得此

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

之臺也

張晏曰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

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

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

寡人乎對曰不臣將為大王畫計耳

補注先謙曰官本不臣作小臣引宋祁曰越本作下臣先

謙案作不是不即否字王問被許寡人乎而被答以否也史記作

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是其明證下文亦止稱臣不云小臣下

臣也小下二字皆後人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師古

以不字為誤而改之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師古

智慮通達事未形兆皆預見之稱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壹動

注先謙曰官本預作豫是無之字

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呂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

治乎亂乎

補注先謙曰史記庭廷是下漢廷不誤又被曰天下此文與史記序次不同皆班氏刪改不備載

治王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曰公何呂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之序

補注先謙曰官本有也字引宋祁曰新本去也字

皆得其理上之舉

錯遵古之道

師古曰錯音千故反

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

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寶服羌樊貢獻東甌入朝

師古曰樊西南夷也

音蒲廣長榆

如淳曰廣謂斥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也北反廣為塞者也師古曰長榆在朔方即衛青傳所云榆谿

謂之榆中

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

補注宋祁

曰浙本句末有也字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卽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

而制山東公曰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

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曰禮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爲用騎上

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補注先謙曰官本作神力引宋祁曰一本作材力絕人一本作人材如此浙本

材幹絕人被以爲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

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爲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

井得水迺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迺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

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蓼太子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采於此或言外家姓也師

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豈曰食地爲號知略不世出非常人

文言外家姓近爲得之亦猶漢之栗太子也也呂爲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迺

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曰爲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

爲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

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采山銅曰為錢煮海水

曰為鹽伐江陵之木曰為船國富民眾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

從補注先謙曰去吳則為六國七當為六字之誤也鄒陽傳亦誤可互證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

師古曰在梁陽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師古曰即今潤頭

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夫呂吳眾

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眾而不見時也補注先謙曰不見時

不知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張曼曰不成即死一言耳臣瓚曰

說死並非也言男子感氣相許一言不顧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

顧危亡曰此致死也補注劉攽曰此言所死雖不同等是死耳王

文彬曰言男子所甘心赴死者即決於反之一言耳諸說皆且吳

未斷先謙曰集解引瓚注作或有一言之交以死報之矣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師古曰言不知塞成皋口

反計也今我令緩先要成皋之口章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

上妄加樓字非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樓緩集解駟案漢書直云

緩無樓字樓緩通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先謙案裴在顏前

所見漢書如此則本書無樓字明矣據下周被陳定此不應獨釋
名或班書偶佚之史記所稱容與六國時人先後同名必併史記
疑為後人所益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
亦未必然也

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

師古曰如此計則漢河南郡唯有雒陽在耳餘皆不屬

何足

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

如言此北尚峻阻其谿谷可得通行者有數處補注王念孫曰案如以行為可得通行則數行二字義不相屬故增字以釋之曰可得通行者有數處殆失之迂矣余謂爾雅毛傳並云行道也通谷數行言谿谷之可通者有數道也

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曰為何如對曰臣見其

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

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閒矣

如清曰言天下勞苦人心有閒陳易勳亂師古曰此說非也有閒猶言中間已有也故謂此者乃為閒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

此者作比者先謙曰顏注中間已有當為中已有閒有閒即謂有隙可

乘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

師古曰鄉讀曰嚮無

應即還略衡山勢不得不發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即無應奈何衡山傳云衡山王賜恐為所并以知淮

南本被曰略衡山曰擊盧江補注先謙曰盧誤有尋陽之船補注沈欽

韓曰通典漢尋陽故縣在江北今新春郡界晉溫嶠守下雒之城

移於江南先謙曰尋陽盧江縣今黃州府黃梅縣北結九江之浦補注先謙

孟康曰下雒江夏縣名師古曰雒音羊氏反補結九江之浦補注先謙

地理志詳絕豫章之口補注先謙曰正義即彭强弩臨江而守曰

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强江淮間師古曰屈音具勿反可曰延

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曰爲什八九

成師古曰吳賢驕如王之三臣也補注先公獨曰爲無福何被曰

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

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應師古

日呼音火故反嚮讀曰嚮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

十萬公何曰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爲

吳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補注先謙曰有道燔

詩書滅聖迹棄禮義任刑法轉海濱之粟致于西河師古曰漢涯

海涯之地瀕音頻又音賓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女子紡

績不足於葢形遺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

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

補注先謙曰屈字雙聲不當為其上注文音具勿反其欲為亂者

乃具字之誤廣韻區勿切集韻渠勿切區渠具音一也

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齋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

百工而行師古曰五種五穀之種也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補注先謙曰正義引括地

志云甌州在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於是百姓悲

痛愁思欲為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師古曰五嶺解在張

耳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云南海尉任德謂

相立即移佗書行南海尉事器死後佗始自為王今此乃言尉佗

先王陳勝乃反此蓋伍被一時對辭不究其實也補注沈欽韓曰

據淮南人間訓秦皇使尉屠維伐越三年不解甲弛弩越人攻秦

大破之殺尉屠維與尉佗事不相涉嚴助傳淮南王諫伐閩越亦

言之淮南書即伍被等所撰然則被今陳辭無容不知而妄說趙

佗也先謙曰史記此下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

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三句案踰嶺攻越佗亦從役惟行

止王在後耳此文不言王越即為無累辨士之言難可徵實也行

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耳解欲為亂者十室而七興萬

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師古曰閭左解在食貨志父不

寧子兄不安弟師古曰言不能相保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

號仰天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欲為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

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補注沈欽韓曰易緯通卦驗云

周壽昌曰高帝先幾後補注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發可補本紀所未及補注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劉項竝和天下嚮應師古曰和音胡計反嚮讀曰響所謂蹈瑕燬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蹈瑕候間因秦之亡時而動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

於行陳之間呂成帝王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

觀近世之吳楚乎當陛下臨制天下壹齊海內汜愛蒸庶師古曰汜普也蒸亦舉也汜音

蒸亦舉也汜音

蒸亦舉也汜音

蒸亦舉也汜音

蒸亦舉也汜音

蒸亦舉也汜音

數劍反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

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而大將

軍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楊作揚考證云揚應

木從手之字多通作非誤字樊噲夏侯嬰傳亦作揚熊其作揚者後人所改獨楊雄作揚雄不改後遂以為與楊異姓矣王昌

陳勝吳廣論之被呂為過矣師古曰過誤也且大王之兵眾不能什分吳

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

國而悲作麥秀之歌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

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補注沈欽痛紂之不用王

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補注錢大

子無此文或曰孟子外篇文止此二句下是伍被引仲之詞王氏藝文志攷證合下二句皆為孟子非是是紂先自絕

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

命之書補注先謙曰言上賜之為羣臣先師古曰在羣臣先死補注宋身死

于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被因流涕而起補注先謙曰史記云於是王

流即起歷階而去與此不同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呂微幸邪師古曰

幸非望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柰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

之福也

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呂實其地可為

丞相御史請書師古曰謂詐為此文書令徙人也補注先謙

國豪桀及耐罪呂上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宋祁曰耐呂赦令除家

產五十萬呂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師古曰呂赦令除耐遇赦

作赦令除其罪益發甲卒急其會師古曰促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

中都官詔獄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

注宋祁曰趙本無偽字今謝本郭本亦無先謙曰左右都司空者

左右司空及都司空晉說非也又表云護軍都尉武帝征和四年初

府適有左右司空晉說非也又表云護軍都尉武帝征和四年初

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顏注亦云中

官京師諸官府也先謙案文云上林中都官疑上林二字不當如

晉注連上為文中都官亦不當訓京師諸官府或中都官月屬上

林後隸護軍都尉也若如顏說則但稱中都官即可以該諸官府何必更言左右都司空乎逮諸侯太子及幸

臣師古曰追對獄補注先謙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

說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辯武黨可已微幸師古曰黨王曰此可

也雖然吾已不至若此專發而已師古曰言不須為此後事發覺

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縱跡如此補注先謙曰縱天子已伍

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無赦遂

誅被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師古曰倩音于見反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

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為上客補注先謙曰彭祖諡敬肅王久之

太子疑齊已陰私告王與齊忤師古曰言相乖補注使吏逐捕

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棄市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

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為姦

師古曰剽劫也音類妙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至作王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

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

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補注宋祁曰上書訟太子

舉言充逋逃小臣苟為姦譌激怒聖朝師古曰調欲取必於萬乘

已復私怨師古曰取必謂必取勝後雖亨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

趙國勇敢士師古曰選取勇敢之士已自隨從軍擊匈奴極盡

死力已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張晏曰雖遇赦終見廢也

初充召見犬臺宮晉灼曰黃圖上林有犬臺宮外有走狗觀也

臺宮也補注周壽昌曰黃圖自請願已所常被服冠見上師古曰

犬臺宮在長安西二十八里義反補注宋祁曰冠字上當有衣字王念孫曰宋說是也既言被

服則當有衣字下文衣紗縠襌衣即承此衣字言之脫去衣字則

上與被服不相屬下與襌衣不相應矣御覽居處部一引此無衣

字亦後人以誤本漢書刪之其人事部二十布帛部三引此皆有

衣上許之充衣紗縠襌衣師古曰紗縠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為紗

字竊者為縠襌衣制若今之朝服中襌也

漢官儀曰武賁中郎將衣紗縠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者如
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績袷
鉤邊實達謂之衣圭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緇角割
名曰交輸裁也師古曰如蘇二說皆是也補注沈欽韓曰晏子問
篇衣不移於隅肱之削淮南本經訓衣無隅差之削釋名裾倨倨
然直則裾本直也曲裾者深衣注云鉤邊若今曲裾也正義云是
今朝服之曲裾蓋古制本直裾元端服是也曲裾則深衣之制而
漢明帝以為朱衣朝服後垂者釋名云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
上廣下狹如刀圭也交輸者玉藻袷當旁注袷謂袷幅所交裂也
几袷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正義云幅廣二尺
二寸一幅破為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裂之闊
頭尺二寸狹頭廣六寸裳幅下廣尺二寸上闊六寸狹頭廣二尺
裂一尺而為之按此則一幅斜剪若燕尾喪服注所云燕尾二尺
五寸即交輸裁者也先冠禪纓步搖冠飛翾之纓服虔曰冠禪纓
謙曰官本注績作纓是冠禪纓步搖冠飛翾之纓服虔曰冠禪纓
鳥羽作纓也蘇林曰析翠鳥羽呂作製也臣瓚曰飛翾之纓謂如
蟬翼者也師古曰服說是也纓纓絲為之即今方目紗是也纓音
山爾反搖音戈招反補注沈欽韓曰士冠禮注纓一幅長六尺足
以結髮而結之按以禪纓束髮訖然後加冠弁充復以首飾若步
搖之冠也服以禪纓即冠非也先謙曰上冠古玩反下冠如字
步搖冠名晉書載記慕容廆傳時燕代多冠步搖冠其護跋見而
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馬充
趙人與燕代密選則步搖冠乃其鄉俗故是充所常被服也官本

注戈作
弋是

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

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核如崖岸之形

帝望見而異

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曰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

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曰敵爲師事不可豫

圖上曰充爲謁者使匈奴還拜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

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

擊匈奴

文穎曰令貴戚身待於北軍也

奏可充卽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

侍中諸當詣北軍者

補注宋祁曰所本名作召

移劾門衛

補注先謙曰以所奏劾移文於門衛也

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

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曰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曰充忠

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

師古曰中當也

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

師古

曰武帝之姑卽陳皇后母也補注陳景雲曰案功臣表館陶公主

子堂邑侯陳季須元鼎元年坐母公主卒服未除云云卽主卒於

元狩之末及江充貴幸主沒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

補注劉敞曰是

已十餘年館陶字誤無疑

時太后已崩言太后詔者素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師古

得此詔許其行馳道中也如清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後充從上甘泉

車騎也師古曰甘泉在北山故言上也他皆類此補注錢大昕曰後閩本

作先周壽昌曰從上從帝也充時在上側得行其讒構也顏說誤

逢太子家使師古曰太子遣人之甘泉乘車馬行馳道中充呂屬

吏師古曰屬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

呂敎敕亡素者師古曰言素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

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爲水衡都尉宗族知友多得

其力者久之坐法免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太始三年直指使者江

法免與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爲巫蠱事連

及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後上幸甘泉疾病充

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姦奏言上疾崇在巫蠱

師古曰崇謂禍咎之徵也音息遂反故於是上呂充爲使者治巫

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

張晏曰胡者言不與華同故充任使捕

蠱及夜祠視鬼染汗令有處

張晏曰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

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造巫視鬼詐曰酒醴地令有處也

誣其人也補注先謙曰二說皆非也巫能視鬼故田蚡傳蚡疾一

身盡痛上使視鬼者蠱及夜祠之人豫埋偶人於其居又以他物

夫躬傳即其證言捕蠱之迹適使胡巫視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

染汗其處託為鬼魅之迹適使胡巫視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

鬼所染汗令共知有埋蠱處從而掘之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

服之鉗鉗也灼炙也鉗音其炎反民轉相誣曰巫蠱吏輒劾曰

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

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

祝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

後宮希幸夫人曰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宫得桐木人

師古曰三輔舊

事云充使胡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

補注周

巫作而種之漢世斥人曰虜充趙人呼為趙虜

猶妻敬齊人高帝斥之曰齊虜也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

師古曰乃汝也

遁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繇是遂敗

師古曰繇語在戾園傳師古曰

即武五

子傳也其中敘及太子後加謚置國邑故云戾園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爲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

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容貌壯麗爲眾所異哀帝初卽位皇后父特進孔鄉

侯傳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爲援交游日廣師古曰繇與由同先

是長安孫寵亦爲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師古曰爲太守免而歸也與躬相結

俱上書召待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卽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

祝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補注周壽昌曰中山孝王與元

帝子馮太后媛本元帝昭儀馮奉世女外戚傳云爲哀是後無鹽

帝祖母傳太后陷以祝詛罪令自殺所謂其罪不明也危山有石自立開道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從石立之下

躬與寵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無鹽有

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爲大山石立而先帝龍興師古曰言邪人有此

私議補注周壽昌曰先當作宣東平王雲曰故與其后日夜祠祭祀詛上補注先

昌曰先當作宣

思王字子

欲求非望

師古曰言求帝位也

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呂醫技得

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

師古曰杓所目抒挹也字與勺同音上灼反

荆軻

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成發國姦誅主讎取封侯之

計也

補注先謙曰發官本作察引宋祁曰察當作發

躬寵適與中郎右師譚

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也

其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

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

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也

上擢寵為南陽太守譚潁川

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

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已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躬為宜

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關內侯食邑丞相王嘉內疑東平獄事

師古曰疑不實也

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言董賢泰盛寵躬皆傾

覆有佞邪材

補注先謙曰傾覆言傾險反覆也

恐必撓亂國家

師古曰撓撓也撓音呼高反

可任用嘉曰此得罪矣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亡所避眾畏

其口見之灰目

師古曰灰古側字也

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

師古曰詆謂毀訾也音丁禮反

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

師古曰蓄縮謂吝於事也

御史大夫賈延

暄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駸

不曉政事

師古曰駸愚也音五駸反

諸曹已下僕慙不足數

師古曰僕慙凡短之貌也僕音步木

反慙古速字補注錢大昭曰詩林有檇字異而義同謂其材小弱不任用沈欽韓曰僕慙字當為檇

檇杜牧集上吏部高尙書狀人惟檇檇又賀平党項表臣僻在小郡檇檇散材皆用此尉繚子吳起與秦人戰僕檇之蓋足以蔽霜

露亦謂以

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

師古曰卒讀曰猝

陛下誰與備之如

使狂夫噪諱於東崖

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噪古叫字諱音火故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噪聲噪也王

念孫曰東崖猶東方耳非必東海之邊也廣雅崖方也是崖與方同義故文選蘇武詩曰各在天一方古詩曰各在天一涯李善注

引廣雅崖方曰厓並與崖通先謙

匈奴飲馬於渭水邊竟雷動四

野風起

師古曰竟讀曰境

京師雖有武彊精兵

補注沈欽韓曰彊是鋒之借字後漢竇融傳竺曾為

武鋒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

蘇林曰窺音跬師古曰跬半步也言一舉足也音口婢反補注

沈欽韓曰方言半步為跬駢音兒舉足先右左是未

窺是為半步荀子勸學篇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同軍書交馳

而輻湊羽檄重迹而押至文穎曰押音狎習之狎師古曰押至言

紀高小夫懷臣之徒憤眊不知所為師古曰憤音工內反眊音莫報反也其

有大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師古曰仰藥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

敗之至哉躬又言秦開鄭國渠呂富國彊兵今為京師土地肥饒

補注先謙曰可度地執水泉廣漑灌之利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天子使躬持

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太倉下呂省轉輸

議不可成迺止董賢貴幸日盛丁傳害其寵補注先謙曰丁哀帝

外戚傳孔鄉侯晏與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

願朝明年躬因是而上奏曰為單于當呂十一月入塞後呂病為

解師古曰自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寔強盛蘇林曰寔音

灼曰音詩載寔其尾之寔師古曰呂字言之晉音是音竹二反而

匈奴傳服虔乃音獻捷之捷既已失之末俗學者又改寔字為寔

呂應服氏之音尤離真矣補注宋祁曰正文弱字上當有微字錢

大昭曰爰匈奴傳作援先謙曰官本款覽之彙作之煥是無詩字

及蘇捷居疆煌之地臣瓚曰是其國所都地名擁十萬之眾東結單于遣子往

侍如因素彊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迹孟康曰烏孫先王也補舉兵

南伐并烏孫之執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

為卑爰彙使者來上書曰所曰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

之耳唯天子哀師古曰謂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戊己校尉保惡

都奴之界補注沈欽韓曰車師前王庭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

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服虔曰謀者舉兵伐解之也師古曰

應之沮其所為不用師古曰知敵有外之交連結相其次伐交者也

兵革所曰為貴耳援者則聞誤之令其解散也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

祿呂為中國常曰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

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蕃補注先謙曰蕃與藩同今單于曰疾病不任

見孫于謀攻篇

補注沈欽韓曰語

補注沈欽韓曰語

補注沈欽韓曰語

補注沈欽韓曰語

補注沈欽韓曰語

補注沈欽韓曰語

補注沈欽韓曰語

補注沈欽韓曰語

補注沈欽韓曰語

補注沈欽韓曰語

補注沈欽韓曰語

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

竟憂也師古曰竟讀曰境躬倚祿曰師古曰倚從後引之也謂引蹕其言也音居綺反臣為國家

計幾先謀將然張晏曰幾音冀師古曰先謀將然者謂彼欲有其事則為謀策曰壞之補注先謙曰幾如字讀幾先

謂幾之先見也躬言為國家計於幾先豫圖未形師古曰圖謀也謀於將然也張顏句讀未明因而誤解

之為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已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

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往年樊

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莧於河鼓師古曰莧讀與字同補注先謙曰哀紀在建平

三其法為有兵亂補注先謙曰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先謙

日哀紀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

師古曰救整也斬一郡守已立威震四夷補注先謙曰因已厭應

變異師古曰厭音一涉反上然之已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已行不

已言應天已實不已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

欺哉天之見異所已救戒人君師古曰見謂顯示也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

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師古曰說辨士見一端或妄自意傳著星

歷師古曰傳讀曰附著音治略反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謀動干戈設為權變

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臯師古曰郡守諸侯相車馳師古曰之往也關交臂就死恐懼如

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師古曰之往也搖動安全之計往就

即上所說也辯口快耳師古曰苟快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諛

傾險辯慧深刻也師古曰諛調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

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師古曰繆

讀曰已敗其師師古曰謂敗於彼悔過自責疾誅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師古

日語在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已先入之語

為主師古曰先入謂躬先為此計入於帝耳上不聽遂下詔曰間者災變不息盜賊

眾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師古曰謂玄象未聞將軍惻然深已為意簡練

戎士繕修干戈

師古曰繕補也

器用監惡

師古曰監不堅牢也

孰當督之

師古曰督視察也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

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

師古曰舉為將軍者凡舉二人

將軍舉二人中二千石一人耳顏失之周壽昌曰既云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尚不足為將軍耶此明云中二千石各舉一人將軍舉二人先諫曰劉周說是哀紀建平四年冬詔將就拜孔鄉侯傅

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

有食之

補注先謙曰明本為衛將軍因以晏為衛將軍更明為票

年正月辛丑哀紀云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

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

軍印綬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云辛亥賜金安車駟馬免距辛丑十日

而丞相御史奏躬舉過上

繇是惡躬等

師古曰繇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亡廉聲有

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諛之策

日諛詐辭也音虛遠反

欲曰詿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為名

補注先謙曰交遊交

結奔走之也為其免躬寵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

名以求名也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姦人曰為侯家富常夜守之師古曰謂欲盜之伺其便

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曰祝盜方曰桑東南指枝為七師古曰

曰桑東南出之枝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師古曰被音皮

義持七招指祝盜師古曰或招或指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

朝廷所進補注先謙曰進謂進用之人侯星宿視天子吉凶補注先謙曰官本侯作候是與

巫同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廷尉有左右監繫雒陽詔

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譁師古曰譁古呼字音火故反補注因僵仆

吏就問云咽已絕師古曰咽喉嚨音一千反血從鼻耳出食頃死補注先謙曰表云元壽二

年下獄死黨友謀議相連下獄百餘人師古曰親黨及朋友躬母聖坐祠竈祝詛

上大逆不道聖弃市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補注周壽昌曰躬同

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錮師古曰終身不得仕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

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
在中土皆免寵等徒合浦郡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

絕命辭曰補注先謙曰官本下不提行

玄雲決鬱將安歸兮師古曰決鬱盛貌決音焉朗反爾鴈華橫厲

鸞徘徊兮師古曰鸞疾飛也鸞神鳥也赤靈之精赤色矧若浮焱

動則機兮師古曰機發焱音必遙反補注先謙曰焱當正作輶說文

焱下云犬走兒輶下云扶搖風也初學記棘棘撻撻曷可棲兮師

引作疾風也一切經音義十六威暴風也棘棘撻撻曷可棲兮古

曰撻撻眾盛貌音仕巾反補注宋祁曰撻當作棧王先慎曰字書

無撻字宋說是也列子力命篇張湛注棧車謂編木為之此言聚

棘眾盛如木之編列也發出忘身自繞固兮冤頸折翼庸得往兮

先謙曰官本巾作山是發出忘身自繞固兮冤頸折翼庸得往兮

應劭曰雖冤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張晏曰陷於說人之網何用得

去也師古曰冤屈也張說是補注沈欽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

日黃鶴早寡兮七年不雙冤頸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

獨宿兮不與眾同冤讀同宛涕泣流兮萑蘭也曼延於地有所

依憑則起躬怨哀帝不用己為大臣呂置治也臣項曰萑蘭泣涕

隔干也師古曰發說是萑音完補注先謙曰萑蘭即汎瀾之異文

李注詩經
傷肝沈欽韓曰結情亂也孟康曰惜音骨補注虹蜺曜兮日微張晏曰虹蜺心結悒兮

忠良浸微也補注先謙曰日除主上非謂忠良孽杳冥兮未開張晏曰虹蜺

古曰孽邪氣也音牛列反痛入天兮鳴譟冤際絕兮誰語張晏曰虹蜺

也誰語言無所告語也詩音火故反語音牛助反 仰天光兮自

列招上帝兮我察張晏曰上帝天也招呼也秋風爲我唵浮雲爲

我陰師古曰吟字嗟若是兮欲何留師古曰言變故如撫神龍兮

其須師古曰檻與擊游曠迴兮反亡期師古曰言一死不可復生

高舉遠遊不復反顧之意觀上撫神龍之文可見班史所謂如其

文者指上冤頸折翼若爲其萌兆耳先謙曰官本迴作迴引宋祁

曰姚本雄失據兮世我思師古曰雄謂君上也據謂尊後數年乃

迴作迴

死如其文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應劭曰事崩通一說而喪三僞應劭

鄺食其敗田橫韓信也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

謀主忠不終而詐讎李奇曰詐為王畫策而讎見納也師古曰讎

偽之策而見納用也補注先謙曰集官本詐售是也誅夷不亦宜

乎書放四罪師古曰謂流其工放驪兒竄三苗殛紂也詩歌青蠅

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其首章曰營營青蠅止於樊攪梯春秋

君子無信謾言蓋蠅之為蟲毀汙白黑曰喻使人變亂善惡春秋

曰來禍敗多矣昔子暈謀桓而魯隱危應劭曰公子暈謂隱公曰

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今將授之矣暈反諧隱公而殺之樂書構

卻而晉厲弑應劭曰樂書使楚公子茂語厲公曰鄢陵之戰卻至

書因是反弑厲公補注宋祁曰注文孫周姬本作孫同先謙曰豎

官本考證云楚公子茂晉語作楚王子發鈞先謙案茂當作技豎

牛奔仲叔孫卒張晏曰牛叔孫穆子之孽子也仲正妻子也牛 邱

伯毀季昭公逐張晏曰邱昭伯毀季平子於昭費忌納女楚建走

應劭曰楚平王為太子建娶於秦無忌曰秦女美甚勸王自納之

因而構焉云其怨望今將畔令王殺之補注先謙曰案此注語未

了疑有宰詒譏胥夫差喪應劭曰吳將伐齊子胥諫之宰詒曰伍

眾莫國之敗夫差大怒賜之李園進妹春申斃張晏曰李園春申

妹於春申君已有身使妹謂春申君曰楚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

兄弟君用事日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弟誠立禍將及身今妾

有子人莫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乃

言之王召入之遂生男立為太子後孝烈王薨李園害春申君之

寵乃刺殺之補注上官訴屈懷王執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謀為上

先謙曰孝當為考趙高敗斯二世縊張晏曰趙高譖殺李斯而

執呂歸卒死於秦趙高敗斯二世縊張晏曰趙高譖殺李斯而

二世於望夷宮乞為伊戾坎盟宋痊死李奇曰伊戾為太子傅無

黔首不聽乃縊而死伊戾坎盟宋痊死李奇曰伊戾為太子傅無

謀宋詐飲血加盟書曰證之公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

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師古曰覆音芳

伍江息夫傳第十五終

漢書四十五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漢書四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萬石君石奮 補注沈欽韓曰萬石非史例也史公之誤班當改正案嚴延年馮勤秦彭家世並有萬石之號其父

趙人也趙亡徙溫 師古曰溫河內之縣補注先謙曰今懷慶府溫縣西南三十里 高祖東擊項籍

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

何有 師古曰若汝 對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瑟 補注先

記作 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曰

奮爲中涓受書謁 師古曰中涓官名主居中而涓潔者也外有書謁令奮受之也涓音錫補注錢大昭曰陳平世

家云是時萬石君奮爲漢 徙其家長安中戚里 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

王中涓受平謁卽其事也 徙其家長安中戚里 戚者則皆居之故人故使居戚里示有親戚之義猶武帝時封小史遺鄉因曰遺汝

周壽昌曰索隱長安記咸里在城內長安志注云高祖娶石奮姊
為美人移家於長安城中號之曰咸里帝王之甥戚也據此咸里
因石奮曰姊為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
家而名

學恭謹舉無與比張晏曰舉朝無比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

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曰奮為九卿迫

近憚之張晏曰曰其恭敬履度故難之補注則徙奮為諸侯相奮

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補注先謙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皆

曰馴行孝謹師古曰馴順也音巡補注先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

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爵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

君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總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為二千石故

一門貴寵耳下煩曲說先謙曰王說是也迺舉集其門句屬下讀

則人臣爵寵四字語意不完且凡謂最計是奮號萬石之義已具

其必云總合孝景季年萬石君曰上大夫祿歸老于家曰歲時為

朝臣師古曰豫朝請補注沈欽韓曰尹文子天道篇魏王立賜獻

王者千金食上大夫祿漢無上大夫通以中大夫二千石者

之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

注先謙曰軾子孫謂小吏來歸謁
補注先謙曰謂官本作爲萬石

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謂讓爲便坐便側之處非正

也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迺許子孫

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曰申申整勅之貌補注王

皇疏申申心和也集解引馬注申申和舒之貌也史記燕下有居字

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許慎云古欣字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訢

日顏說非也宜如晉訓作欣言僮僕皆有欣欣自得之色乃形容

其善化人也若如顏訓作謹敬則下何必加唯謹二字乎先謙曰

是唯謹謹師古曰唯已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

前其執喪哀戚甚師古曰執喪猶言持喪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

君家曰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曰爲不及也師古

重也補注王文彬曰論語文勝質則野皇疏質實也言齊魯尚質

顏說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已文學獲罪皇太后張晏曰太后已

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長子建為郎中

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師古曰恙憂病每五日洗沐

歸謁親文穎曰郎官五日一下補注劉奉世曰建為郎中令慶為

有休入子舍沈欽韓曰入諸子舍自其所居也若今言諸房矣補注

沐也太子坐東廂視膳即于舍也上文云謂親則在親竊問侍者取

所非私室矣顏說非先謙曰官本注舍上有之字

親中幫廁身自澣洒解周官云脫行之衣也蘇林曰脫音投賈逵

受糞面者也東南人謂盥木空中如曹謂之脫音灼曰今世謂反

門小袖衫為侯脫師古曰親謂父也中帶若今言中衣也應脫者

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音謂是矣酒音先禮反補注沈欽

韓曰孟康謂脫為受糞雨是也說文脫築醢短版蓋糞雨以短版

為之苦云處為小衫何故言廁音謂反問小袖衫為侯脫按釋名

反問謂之小者也卻向著之領含於項反於背後問其襟也

是反問又云齊人謂如衫而不袖曰侯頭反於背後問其襟也

曰清即今園宇曹當作槽脫當作窰淮南注窰空也先謙曰集解

引脫中受糞面者也作窰行中受糞者也下脫亦作窰反門作反

開是侯。侯作侯。窰下有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九字先謙案說文。幫下裳也。古者裳亦得通稱衣。如婦人衣也。九字先謙案說文。幫爲中衣。釋名中衣言在小衣之外。大衣之中。也是中衣。非近身。秋傳矣。疑釋名誤也。古書中衷通作說文。衷裏衣也。是近身。乃謂之袴。俗謂之小衣。者是大衣之中。小衣之外。也。中幫者。近身。下裳。今有。禱之袴。俗謂之小衣。者是大衣之中。小衣之外。也。中幫者。近身。下裳。今有。爾除謂廁。溷垣牆建隱於其側。浣滌也。一讀除爲賢言建又自洗。蕩廁竇。廁竇。短版。除穢惡之穴也。先謙案沈駿晉說是矣。據說文云。版爲築牆。短版。何取於築牆之版。徐謂隱於廁。溷垣牆。既非除。字本。調且廁。上更須加文。以成義。若廁竇之說。尤不可通。班氏贊云。石建。漸衣。初未旁及他穢。襄之物。則諸家之說。皆非也。廁訓爲側。取訓爲廁。當一作窰。徐讀爲竇。作窰者。窰文。窰家。若廁竇。小戶也。禮儒行注。主窰門旁。窰也。穿牆爲之。如圭。矣。禮月令。穿窰。門邊小竇也。禮儒行注。方曰。窰。廣韻。竇。水竇也。然則窰當是。傍室中門牆穿穴入地。空中。以出水。給饌。建取親中幫。隱身側。近窰邊。復與侍者不敢令萬。自淋洒之耳。故下文云。不敢令萬石君知也。

石君知之。已爲常建奏事於上前。卽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師古曰。有。

可言。謂有事當奏。諫補注。先謙曰。史記乃言。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作恣言。灌夫傳。分別言田實事。蓋其一端。

師古曰廷見謂

上已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

師古曰茂陵邑中之里補

注利放曰長安中自有

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問之

不食慶恐肉袒謝請罪不許

補注先錄曰史記無謝字

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

君讓曰

師古曰讓責也

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

中自如固當

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內史貴人正固當余補注先

注未是先謙案反言之是也而云當如

迺謝罷慶

師古曰告令去

慶及諸

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

補注齊召南曰按前文云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

舊年十五為小吏則漢之二年也至元朔五年凡八十五載萬石

君益一百歲建以哀毀歲餘卒蓋亦八十歲矣洪亮吉曰舊卒時

年九十六先建哭泣哀思杖迺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

謙曰洪說是

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奏事下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

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者而五建

曲者為尾并四

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

補注先謙曰獲譴史記

點為四足凡五

作上譴下有甚惶恐三

字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為太僕補注周壽昌曰公卿表不載御出師古曰為上御

車而上問車中幾馬慶曰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

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曰

曰不治言無所治補注王文彬曰為立石相祠補注周壽昌曰後世生祠之始

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傳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

遷御史大夫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宋本七作十案慶元鼎二年為御史大夫通七歲作十者誤也元鼎五年

丞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至孝其曰

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

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古神祠封禪興禮

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

卿更進用事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作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則九卿屬上句讀漢書既刪

去至字則九卿屬下句讀言當時事不關決於慶補注先謙曰慶醇時九卿更互用事不倚丞相也

謹而已

師古曰醇專厚也音純

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

所忠九卿咸宣

服虔曰咸音減損之減師古曰治所忠及咸宣三人補注先謙曰官本三作二是忠見郊祀志司馬

相如諸傳宣見酷吏傳

不能服反受其過順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

口無名數者四十萬

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

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已適

之

師古曰適義曰議

上已為慶老謹不能與其議

師古曰與讀曰豫補注先謙曰特原之以其議

不合事理非慶所能為也

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已下議為請者慶慙

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駑無已輔治城郭倉廩空虛

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

賢者路上報曰聞者河水涸陸

晉灼曰涸涸也師古曰涸涸音莫干反

泛濫十餘

郡隄防勤勞弗能墮塞

師古曰墮墮與也音同

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

張晏曰四方之

州也師古曰東方諸州補注劉奉世曰後有濟淮禮嵩嶽通八神

江則不特東方州也宋祁曰注諸州州字當作侯禮嵩嶽通八神

已合宣房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於宣房宮合祀之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嶽通敬八神耳合宣房者於宣

房塞決河也濟淮江歷山濱海師古曰濱海者循海涯問百年民

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師古曰惟思也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

民法已禁重賦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

重賦也一日去者謂吏出使而侵擾居人自便也補注劉敞曰

是時設此法流民若干吏坐其罪所以禁重賦也師古曰況賜

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竝見師古曰況賜

朕方答氣應未能承意師古曰言自修整以報瑞應恐未承順上

日天見神物是以瑞氣相應故曰氣是已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

應地理志風雨時節有和氣之應補注錢大昭曰氣閭本作瑞先謙

日比校考也音頻麻反補注劉奉世曰比近也此言因巡守經過

閭里與民切近始得知吏素為姦故下又言因已委任有司之過

故官曠民愁師古曰曠空也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師古曰曠空也

盜賊公行也師古曰曠空也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師古曰曠空也

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蘇林曰校戶口文書不改減也如

也師古曰君不繩責長吏而請曰與徙四十萬口補注劉奉世曰

搖蕩百姓師古曰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

曰率家長也師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兄所率而特徙如說近之

補注王文彬曰孟子變其說率陸注率法也言無罪而坐以適徙

之法服說近之特不當言刑耳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

先議曰注文率上當有生字不充實民多貧盜賊眾請入粟為庶人服虔曰慶自己居相位不

庶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師古曰懷此志補注先謙曰志官本件

勳危之而辭位師古曰搖動百姓使欲安歸難乎難師古曰曰此危

何君其反室師古曰若此自謂理當然者可還家慶素質見詔報

反室自己為得許欲上印綬掾史曰為見責甚深而終曰反室者

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師古曰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

事慶為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後三歲餘薨諡曰恬侯中子德

慶愛之上巳德嗣後為太常坐法免國除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生廟牲瘦入穀贖論恩得

侯表坐失法問上祠

慶方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

十三人

補注先謙曰至

及慶死後稍已罪去孝謹衰矣

衛綰代大陵人也

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大陵縣屬太原不屬代郡漢初以山南太原之地屬代國故繫大陵於

代先謙曰文三王傳太原王參徙

曰戲車為郎事文帝

服虔曰力土能扶戲

車也應劭曰能左右超乘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戲車若今之弄車

之技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除狹篇賢良曰今吏道塞而不選戲

車謂程咸出補吏西京賦建戲車樹修飾御覽五百六十六梁元

帝集要百戲起於秦漢戲車見李尤平樂觀賦通典樂六舞輪伎

蓋今之戲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宅

師古曰無宅餘志念也補注王先慎曰謂無宅材能也與

下文無宅賜

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

張晏曰恐文帝

謂豫有二

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

不孰何綰

服虔曰不問也李奇曰孰誰也何呵也師古曰何即問

通語不須解為借問先謙曰官本考證云

綰曰已謹力師古曰自勉力為謹

史記作不諶阿綰疑諶阿是誰何之譌

懷日日益甚補注先謙曰詩烝民威儀是力節箋力猶勤景帝幸

也本書司馬遷王莽傳注並同謹力猶言勤謹顏說非

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已得驂乘乎師古曰言何

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

何也師古曰言以此特議之對曰死罪病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死罪實病

字似不上賜之劍縮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

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所好故多數移易

縮注沈欽韓曰施讀如字言劍服用所施故常易也先謙曰古人

佩劍乃常施而常易者施讀如字於義為備不勞改讀沈說是也

縮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常盛未嘗服也師古曰盛謂在劍室之

反補注周壽昌曰劍在劍室不待言盛謂什襲藏之以敬君賜

也先謙曰周說是此常盛涉下常字而誤史記作尚盛是也耶

官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蒙謂覆蔽之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已為

廉忠實無它腸師古曰心腸之內無他惡積也宋祁云一本它作

心先謙曰有功能讓是其廉也召飲不行賜劍不

服是忠實也無宅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補注先諫曰吳楚反詔

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補注先諫曰公卿三歲

呂軍功封綰為建陵侯明年補注先諫曰按表綰以六年四月封

楚之明年也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師古曰太子廢為臨江王故

集解引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上曰綰為長者不忍補注周壽昌

循京師綰任此官帝恐其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

長者不忍盡力治捕也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

桃侯舍為丞相師古曰劉舍補注先諫曰公卿表中三年下書綰

歲五字當朝奏事如職所奏師古曰言守職分而已補注然自初

正作四宦官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補注周壽昌

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武帝承文景尚黃

老之後獨能尊儒向學得董仲舒諸人皆綰言導之僅附見於紀

而傳不載先諫曰無上曰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

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

補注周壽昌曰據武紀公卿丞表實嬰傳中字當正作初

相已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

師古曰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當

理之而籍不申其冤補注先謙曰君字蓋詔書稱之史駁文

免之

補注先謙曰據資要傳稱病以免也

後薨

補注先謙

曰據表推之薨在元光四年

諡曰哀侯子信嗣坐酎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

去

補注先謙曰官本持上有將字

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

師古曰諡其盜取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諡

作疑是史記同舍郎作金主亡作妄屬下文讀是也言覺義已備言覺亡轉不成義疑本作妄轉寫誤脫其半耳

不疑謝

有之

師古曰告云實取補注宋祁曰別本無謝字

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

大慙曰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

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景帝中六年中大夫令直不疑更

為衛尉此傳脫令字中大令本衛尉也景帝初改後復先謙曰錢高非也據史記稍遷上有文帝稱舉四字是文帝時遷官不得據景帝中六年之中大夫令實之郎比三百石四百石至六百石

中大夫比二千石皆無員由郎稍遷合是中大夫不應遽遷九卿也

朝廷見人或毀不疑

補注劉敞曰朝廷見人謂達官也先謙曰

見顯也見人猶言顯者劉說見也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柰其善盜嫂何也古

曰盜謂私之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曰二

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補注錢大昭曰天子修

吳楚時功封不疑為塞侯師古曰塞音先代反補注先謙曰正義

地也武帝即位與丞相綰俱曰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

官如故補注先謙曰如前任者所為唯恐人之知其為吏迹也不

好立名稱為長者薨諡曰信侯傳子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補注

南曰史記不疑子相如子望坐酎金失侯而本書功臣表作

周仁補注先謙曰史記其先任城人也已鑿見師古曰見景帝為

太子時為舍人積功遷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為郎中令仁

為人陰重不泄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

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服張二說皆非也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常衣弊

補衣溺袴期為不潔清師古曰故為不潔清之事而弊敗其衣服

注劉奉世曰袴非小袴能藉則近絮矣此常袴溺漉其上不洗濯

之以其不潔之故人惡遠之乃得至後宮也何焯曰為郎中令侍

中不敢溺乃為小袴以藉慎之至也王玄彬曰急就篇褊褊必

有褊褊此謂袴蓋於大袴之中別為小袴以承溺者顏說是也坊信

褊褊不檢故常如此非至帝所始然何謂為褊褊之至失之李慈銘

曰溺本禹貢字音奴切說文尾部屎人小便也從尾水會意今

為便尿之屎字音奴切說文尾部屎人小便也從尾水會意今

禹貢水名皆借用弱字而休尿二字用者豈也清同淨本字當作

引宋福云越本作期為不潔清曰是得幸入臥內補注王文彬曰

牽連及之非得幸之由如劉說幸入臥內也至傲衣溺袴云云特

潔而得幸理之所無且劉說幸入臥內也至傲衣溺袴云云特

人惡遠之又何以得至後宮祕戲補注景帝二字是也

此仁常在旁終無所言師古曰是上時問人善惡補注先謙曰下

云然亦無所毀則上自察之為無所推薦而此問人乃是仁曰上

以其人之材賢為問也如顏說則然亦無所毀為贊文矣仁曰上

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自察之補注先謙曰史記如此作以此

屬下讀與上女以是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

終常讓不敢受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終字疑此終字涉下文而衍諸侯羣臣賂遺終無

所受武帝立為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謂敬難二義此特言以先帝臣

敬之耳重字當訓敬不必牽涉下文仁乃病免曰二千石祿

病免並訓為難也先謙曰官本注之作也仁乃病免曰二千石祿

歸老子孫咸至大官張歐字叔孟康曰歐音驅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音驅則各本

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師古曰說讀音於友反師古用孟音歐孝文時

呂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

說者云刑刑名家名名家也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一也此說非補

注劉放曰子謂刑名家者即并學兩家術耳沈欽韓曰趙策蘇子謂

秦王曰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孔叢子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

為非白馬者故曰不可解也此等書凡形名皆為刑字荀子彊國篇愛利則

儉而善失真藝文志中商之徒為法家尹文公孫龍等為名家使人

家相去絕遠漢亦以法家為刑名孫龍之刑名即龍錯所治之刑名也先謀曰沈說極所但歐所治非公孫龍之刑名即龍錯所治之刑名故下云然其人長者若是治名家之學則然字為贅文矣又歷言其不言按人具獄涕泣以明長者之實見歐治刑名然其人長者重言以見意語尤明其官本史記作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重言以見意語尤明其官本
注一作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

安國為御史大夫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歐代安國為御史大夫

請退則在元朔中耳表於景帝五年書安國侯張歐為奉據傳歐為安國侯說少子未嘗嗣侯此表之誤也又表於景帝元年中廷尉歐不書姓疑亦張歐也先謀曰表考武建元元年中書中尉張歐九年遷元光四年下書中尉張歐代安國是其名歐歐得互為
歐為吏未嘗言按人鞠已誠長者處官師古曰鞠與專官屬也

昌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師古曰退令更平

注文舊本番作轅先謀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如治曰

日案若今言平反也若不見者也晉灼曰面對囚讀而封之使其聞見死而無恨也

古曰二說皆非也面謂情之也言不忍視之與呂馬童而之同義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作面對而封之按面四封上其奏使知當死必面封者恐囚有冤也周禮小司寇讀書則用法鄭司農云若今

時諫鞫已乃論之唐書百官志大理寺丞徒以上四則呼與家屬告罪問其服否晉說是周壽昌曰據晉注則似本文元有對字奪去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子亦寵呂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陽陵子孫咸主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訥遲也敏疾也

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

師古曰與讀曰與史記止贊三人不及塞侯

後云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謂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為行君子矣案塞侯受譏不自明君子以為非直道故不取之

是曰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滌衣周仁為垢汙君子

譏之

補注先諫曰石建滌衣自是孝道君子譏之蓋以為非大臣之體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終

漢書四十六